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167





門 12  
卷



詩補傳卷第二十二  
正大雅

漁齋

二南以關雎為首夫夫婦婦萬世正家化天下之法也小雅以鹿鳴為首君君臣臣萬世使臣事君之法也關雎雖兼美大如然大如由文王之化也鹿鳴雖兼美武王然武王述文王之事也故大雅獨推文王為首為萬世受命君天下之法以是知非文王不足為正風非文武成王不足為正雅賢如宣王以不克終不得在正雅之列況如鄭衛二武何敢望齒於正風哉說者好為異論謂風雅凡美者皆當為正凡刺者皆當為變是不知聖人存

詩補傳卷第二十二

通志堂



六經垂訓之意也明乎聖人之意則知六經取與之嚴非全德如文武成王不足為萬世法而於全德之中又莫盛於文王故二南二雅皆以文王之詩冠諸篇首也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未嘗稱王諸儒論之詳矣案呂氏春秋此詩為周公旦所作蓋作於成王之時有合於追王之說而學者尚疑序不當言受命作周殊不知所謂受命豈天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從古而然虞芮之君來質厥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此說者以是為文

王受命理無不可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作周哉周公為此詩始終言文王同乎天德其形容鋪張視他詩尤為渾全雖舊分為七章而下章首句必申上章末句之意今姑從其舊為之訓說若貫而通之雖不分章可也

文王在上於鳥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也昭著見也天則在上矣而文王曰在上何也曰由周公成王視之則文王在上也周公謂成王祖父在上德盛如此故其昭見格于天心周雖為邦舊矣至是而作興所謂新其國也天之命



周亦舊矣始命以國今而命以天下謂周至文王不顯可乎謂帝命至文王不時可乎時言及時也文王不以天命之既至有一毫懈怠之意方且於起居之間一陟一降若在上帝之左右此以文王之敬天告成王也

疊疊

尾

文王令聞

問

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疊疊猶言勉勉也此章貫上章敬天之說文王敬天之德勉勉而不倦故其令善之聲聞亦不已也哉始也文王有盛德故能敷施以錫後人為周之始王也侯維也本謂宗也支謂庶也不曰子孫而

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維文王之孫子宗則百世為天子庶則百世為諸侯謂德盛宜如此也非止子孫如此也凡為周之士蓋指文王輔佐之臣豈不光顯乎言亦世其祿也世祿乃文王治岐之法周公既作此詩以告成王亦併曉其在位之臣蓋成王之時尚多文王之舊臣如召公奭亦不能知周公宜周公及此也書言與國成休亦此意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貞濟濟禮子多士文王以寧翼翼敬也濟濟臣之威儀也此章貫上章周士之



說謂周在位之臣所以能世祿光顯由其道本於翼翼能敬也文王翼翼以敬天故當時之多士亦體文王之德蓋君臣一於敬周之所以興也於是周公遂言此多士能敬誠可思可美又欲其生於我王國也使王國能又生此多士則足以為周之楨幹矣蓋前日濟濟之多士文王既賴之以成安逸之效我所以思而美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熙敬止假古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敬也和也此章貫上章以寧之說謂文王雖享安逸亦不忘敬故其容穆穆然敬而和蓋敬者

乃文王之本心故於安逸之後又緝以續之熙以廣之其見於容止之間無非敬也文王之敬至誠不息如此故大哉之天命所以眷顧於文王者使有商之孫子其麗於數不止一億皆為周九服之諸侯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甫王甫之蓋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猶奉也此章貫上章侯服之說謂以殷之士而侯服于周天命可謂靡常矣此言天命不可恃周公以此警告成王與其在位之臣欲以殷為鑒也於是又言殷之多士今



既為周之臣皆有膚敏之才奉鬯而助祭其奉鬯之時尚服常時之冠服尋商之冠也黼則殷周之所同服也視此助祭之臣可不知戒乎蓋進也王今進臣而用之可無念爾祖乎謂當思乃祖文王之賢俊也

無念爾祖必于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

喪浪息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後命不易以

聿述也師衆也此章貫上章念祖之說謂王當思乃祖文王不特取法其用人又當述其脩德斯能永配天命而自已求福蓋以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故也於是又舉殷以為戒謂殷未喪師衆之日

固嘗克配於上帝矣王宜以殷為鑒知駿大之天命不易保也

命之不易無過葛於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止也宣昭宣布昭明也義問猶言以義而問也虞度也儀則也刑法也此章貫上章不易之說謂天命既不易保王無止其身不知自彊當宣布昭明義問於衆有度於殷之興亡自天者為如何則知天命矣於是又言天之事無聲可聞無臭可接惟文王與天合德能法則於文王萬邦自作而信之矣上章言配命謂文王之德足以當天心也商



之配上帝亦然此章言儀刑文王謂文王與天為徒知文王則知天矣中庸以天命不已謂天之所以為天以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亦此詩之意夫以德既著見命既維新方且陟降凜然如在帝之左右疊疊則心之敬也穆穆則容之敬也所謂不已者如此是詩七章皆賦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命武王也

小明大明以別小大二雅之詩初無他義序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蓋推本而言之文王之德既昭著而天命維新矣武王變伐上帝臨顧會朝清明是復受命也非文王有明德以得天於其

先武王何以得此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而斯不易以維土天位

殷適的使不挾于四方

明明赫赫言周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明明則文王所脩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由成王言之則文王在上由天命言之則文王在下此詩亦周公作以告成王故既言周之受顯命又言天亦難信為王亦不易如紂所居則天位所傳則殷適以其無德以當天心遂使之不能挾四方而有之所謂命靡常也

摯至仲氏任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申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秦任有身生此文王

此章推言周之興由於文王之聖文王之生聖於大任之賢大任之賢由於王季之德王季以德故能儀刑大任大任以賢故能篤生文王非周公不能知其源流而形容其實摯國名也任其姓也仲則中女也嬪婦也京周也及與也身重也謂懷孕也大任自殷商來嫁為王季之婦乃與王季並行其德此天所以眷之使有身而生聖子文王傳言大任有胎教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信如其說可謂賢母矣天子之都曰京周公作詩之時王季文王皆已用追稱則以周為京不

足疑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章推言文王得天得人之效小心不自大也翼翼心之敬也昭事上帝以明德事天也聿述也懷來也回違也文王小心自處不忘於敬所謂明德惟馨也以此事天故能聿懷多福蓋大任及王季維德之行已足以得天眷而受福生此文王矣而文王又有明德以來多福是述前人之福也故曰聿懷文王雖已得天受福而脩德之心未嘗或違故四方之國來歸我有周文王有以受之矣左氏



傳晏子曰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此之謂也蓋正則由德邪則違德違邪一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推言文王既有德以得天故天為生賢配大妣也監視也集就也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大邦莘也言天之監視文王之德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天為生賢配於洽水之陽渭水之涘及文王議昏姻之嘉禮果得大妣於莘以為大邦之有是女子非人之所能為也

人邦有子倪

章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魚

于渭造

報

舟為梁不顯其光

此章推言文王之親迎而大妣之賢足為周之祥也倪喻也以大妣喻天之妹以見大邦之有子非凡人之比也文謂龜之兆體也祥謂卜之吉也文王視龜之文以定其吉祥於是遂行親迎造舟為浮梁以濟渭水以文王而親行御輪三周之禮豈不光顯乎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文王親迎之日乃為公子未為君也而用造舟何哉說者謂天子造舟周制也商時未有此制故文王用之然則爾雅所載本之周制正以文王嘗用造舟故取以為天子之制爾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管子維莘所長張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此章推言文王大妣俱有德以當天心故天復俾生武王之聖子以成伐商之功也續謂繼其事也行謂嫁而有行莘即大妣之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邵陽縣古莘國也篤厚也保安也右助也燮和也文王求繼大任之女事莫如莘國之女故大妣以莘之長女有行而來嫁德既與文王相配是以天之眷周因其材而篤焉生此武王以聖父而有聖子則天之保安右助有周者益固矣所以武王能和順而伐商不拂於天人心也易曰湯武革

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之謂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推言武王所以勝商者以德不以力也旅衆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諸侯也興起也臨視也無貳一也言紂陳其師衆會合如林木之盛而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蓋有天之助上帝臨女天監視於上也無貳爾心人協助於下也維予侯興既指武王則所謂無貳爾心則指牧野之臣民也謂武王之時臣則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民則有三千人惟一心皆無疑貳



武王之心也或者專指武王一心以奉天討不復  
 疑貳果爾似急於取商之天下恐非聖人之本心  
 也其會如林說文以會為澮謂建大木置石其上  
 發以機以追敵也引是詩為證就如其說乃砲之  
 屬但不當改字始存之以資博識武王伐商猶曰  
 以諸侯而興則文王未嘗稱王明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推言武王伐商得賢將帥之力天實相之也  
 洋洋廣大貌煌煌光明貌彭彭強盛貌檀車兵車  
 也駟馬白腹曰騶駟馬皆騶言其多也尚父太公

望之尊稱尊之如師如父也書微子篇以箕子為  
 大師說者謂大師三公也與此同意鷹揚謂上將  
 梟勇如鷹之飛揚也涼與諒同信也肆猶遂也尚  
 父既有以取信於武王君臣無有異心宜天助之  
 於上而伐商之日值崇朝清明而成其武功書所  
 謂甲子昧爽是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此詩鋪敘去幽遷岐  
 建國立社與待夷狄懷諸侯之事皆大王始之文  
 王終之九章次第可考也非出周公之手他人豈  
 能知周家創立之始若是其纖悉哉



縣縣瓜瓞

田節

民之初生自土沮

七余

漆古公亶

都

父甫

陶

桃復

陶穴未有家室

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生近本者其大紹先  
歲之瓜故瓜亦曰紹也生於蔓者必小於先歲之  
瓜故瓞亦曰瓞也周帝嚳之胄中嘗衰小至大王  
文王始大故以瓜瓞況之民之初生謂周家之始  
得民在沮水漆水之地也二水在豳地亦東流過  
岐周故傳云周原漆沮之間也古公即大王也古  
言久猶言先公也亶父字或曰商尚質以名言也  
陶瓦器竈也陶去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重窟也  
穴土室也說文引是詩陶復字作窳則復亦穴也

意周之微時穴土而居未有家室在外者謂之穴  
重穴謂之復也亦見尚質之意此章言周居豳之  
時其儉陋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

遙涉

走馬率西水滸

五呼

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

朝早也率循也滸涯也爰於也及與也姜女太姜  
也聿述也胥相也宇居也太王朝走馬循水涯以  
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太姜相繼而至故曰聿來謂  
相繼而來相此居也此章言大王去豳之時從容  
如此

周原膺膺

武董

茶如飴

移爰始爰謀爰契

計我龜

通志堂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岐山也廣平曰原膺膺地之美也董美菜也  
荼苦菜也周原既膺膺則物無美惡皆甘如飴蓋  
地氣使然也契約龜也周禮春官董氏掌其燠契  
以待卜事儀禮士喪禮楚燠置于燠在龜東楚燠  
即契也謂卜以楚燠之木然之於火執以灼龜開  
出其兆也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卜  
也卜既云吉協於人謀於是既命臣民止于茲土  
又命臣民以上功之時遂築室而作都也此章言  
大王之遷于岐土地既美神人協謀宜文王居之  
而作周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居廼理廼宜廼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

廼慰廼止慰安其居止也廼左廼右分列其左右  
也廼疆廼理疆畫其經界理分其土宜也廼宜廼  
畝宣道其溝洫畝度其廣狹也自西徂東周爰執  
事謂周原在豳之東凡民自豳而來者周徧執役  
於周原言樂盡其力也此章言大王規畫都邑安  
集臣民宜文王守之為成法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版以  
載作廟翼翼

案周官司空之屬有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則



司空乃掌營國邑之官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則司徒乃掌徒役之官也大王遷岐之初雖命以是官是時周未定六官之制及成王周公制作禮樂分命六官遂用大王舊官之名而增益之俾立室家則槩言立國邑之制也作廟翼翼則施工役以宗廟為先也度以繩以取其直縮其版而載以土蓋作廟之工役始於版築也此章言大王之建都邑知所先後所謂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正用大王之遺制則文王之作邑于豐不越此制明矣

抹俱之俱墮耳墮度之洛蕞蕞蕞萌築之登登削屢力馮注

馮扶冰百堵古皆興馨羔鼓弗勝升

抹藁也謂盛土於藁者墮墮而衆多也度投也言投土於版者蕞蕞而有聲也築謂築土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削謂屢削以刃馮馮然平可據也四者皆版築之事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百堵皆興可謂役之大矣馨鼓本以鼓役事以作其氣以一其力今役者之敏疾馨鼓反弗能勝則人之樂事勸功可知也此章言大王於版築之役得人心其後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文王之得民非一朝一夕能致有自來矣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浪廼立應門應門將將羊廼立



冢土戎醜攸行

案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之門無所謂皐應者大王諸侯也而有是門蓋是時未定皐應為天子之制及成王周公制作禮樂始以皐應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用其名矣亦司空司徒之類也有仇高壯貌將將嚴正貌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宗廟宮室既備於是立冢土蓋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說者曰宜祭社之名也此章言大王之營都邑內外克備周官左祖右社而朝後市王宮門阿有制則文王之作都亦不越此制

明矣

肆不殄田厥愠紂亦不隕韻厥問柞域拔矣行

道允徒矣混昆夷駘矣維其喙許矣

殄絕也愠怒也隕棄也問聘也柞櫟也域白授也柞大而域小允和悅貌駘馬疾行貌喙張喙而息也混夷即昆夷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所謂狄人指大王事獯鬻之事也大王於



北狄猶事之則不以愠而殄絕昆夷是詩可信也  
 既不殄絕則不棄聘問之禮可知也孟子又曰惟  
 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文王事昆夷然則文王  
 之事昆夷亦迷大王聘問之禮而已至於周原之  
 柞棫已拔然而長茂行道之人皆和悅而無憂則  
 非大王之時矣是殆與虞芮來質成同時之事也  
 周家世事昆夷及是諸侯歸之所以昆夷亦疾奔  
 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此章言周之與昆夷相為消  
 長而大王文王所以待夷狄者以不治治之終能  
 使之竄息也

虞芮

如銳質厥成文王

俱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

先

蘇後

胡予曰有奔奏

如予曰有禦

魚侮

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

之成禮記所謂一成不可變之意同蹶動也王業  
 之震動也生與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意同毛氏  
 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焉乃朝周入其境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遜為大夫  
 大夫遜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  
 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遜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  
 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先儒謂虞在陝之平  
 陸芮在周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遜



也竊謂質成之事雖在文王時而其風俗之美朝  
野相遜如唐虞之時豈文王一日所能致蓋自大  
王去邠不與狄人爭較土地其仁心德量與天地  
相似故其遺風餘澤霑後人者久而益著況繼  
以文王聖人之化宜其風俗之美有如此者後之  
論召南之風者以爲先王所以教與此同意虞芮  
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震動前日所謂  
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言始得民而已至是震動而  
作興所謂受命作周是也王業以民生言之何也  
蓋得乎丘民可爲天子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  
此民所以爲邦本歟周之王業既已震動而文

事商之心終始不變以紂在上故王業雖成  
冲退託不敢自居歸功於輔佐之臣詩人述文  
之言曰我之所以致此者以疏附有人先後有  
奔奏有人禦侮有人故也疏則或疏在外附則或  
附在內或在王之前或在王之後或將命而奔奏  
或折衝而禦侮文王自謂得人材之力乃能致風  
俗之美諸侯之歸而王業由是而成與二南之化  
託之周召二公同其意也是詩九章皆賦也

棧

兩通樸

文王能官人也

此詩美文王化成已久人材衆多用之文武無適  
不宜而文王尤能量材任使小大不遺此其所以



為大雅歟

芄芄

紅薄

棫樸薪之楨

酉

之濟濟辟

壁

王左右趣

七

喻之

芄芄短小而盛貌棫白桺也釋者曰樸枹也謂樸

屬叢生也棫雖小木而用之為薪以供烹飪用之

為楨以供燔燎則賓客祭祀無不用之也以喻文

王用人材既適其宜小材無所遺也辟君也君王

文王也文王濟濟有君之威儀率之於上所以左

右之臣皆趨其事而事無不集也此章言文王之

能器使人材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文王既能濟濟有君之威儀故以之主祭而助

之人奉璋瓚於左右者亦峨峨而山立莊敬而不

解此髦俊之士所以宜稱其職也此章言用於文

事者稱職如此

淠

匹

彼涇

經

舟烝徒楫

接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涇舟涇水之舟也烝衆也楫擢也于邁

征伐也六師天子六軍也舟之行也賴衆徒之鼓

擢乃克有濟以喻文王之征伐而六軍汲汲然及

之言其一乃心力不敢緩也文王固嘗伐玁狁伐

西戎伐崇墉未必有六師之名以作詩之時言之

故謂之六師也此章言用於武事者稱職如此

倬

涉

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昭回謂昭明曰曲而成文所以為章于天以喻人材為邦家之光也然人材豈能自成哉文王既壽考矣則作成非一日豈不謂之遠乎此章言文王能作成人材賴其用也

追對琢陟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回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周官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章文章也相質也罔罟以綱絃張之為綱以別絲理之為紀言文王作成人材外有其文如金玉之文內有其質如金玉之質則人材之成可謂表裏相副矣人材既成各稱其職文王若可

以無為而文王猶且勉勉不敢自暇自逸凡四六之政大作網小作紀無不畢舉所謂純亦不已蓋如此也此章言文王雖始能用人終能自勉也是詩五章其二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早戶麓鹿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宗祖餘慶苟子孫不賢無以受之則有所謂五世而斬者矣然則盛德百世祀亦必子孫不廢先業而後可也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天下公劉亦以農桑訓民而基王業萬世之下論王道之始固無出於此使其子孫不能世世脩之則亦安能悠久



不廢哉此詩美大王王季能以豈弟之德受祖宗之福祿而序詩者既以受祖發之又曰申以百福千祿蓋福祿之慶合而言之則皆命于天分而言之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之所為能備百順則亦天誘其衷以使之然故雖由己之福以千天之祿謂之皆出於天命可也說者或以豈弟君子為指文王遂疑此篇為文王之詩既與序不相應且詩有玉瓚黃流之詠乃王季實受此賜於帝乙則非文王明矣

瞻彼旱麓榛

俱

中楛

戶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說者以旱為山名竊以為不然夫山川之名雖出

於俚俗亦必因其實而命之就使果有山名之曰旱必其高燥不生草木而後有是名也詩人方美大王王季有德以受祖乃有取於此山之名可謂不類矣不若先儒以為旱曠之山麓為得詩人之意蓋旱曠之山麓其說有二周自后稷以來傳世不為不久中間失其官守棄稷不務固嘗微矣譬之山值旱曠水泉涸竭草木枯瘁至大王王季始復脩舊業浸致昌盛是旱曠之山至麓始有潤澤以生榛楛此一說也以大王王季之時考之乃商之末造紂巍然在上而降災下民敢行暴虐猶旱曠之山也而大王王季興自岐周乃能藹仁人之



譽而從者如市著德音之美而克長克君是岐周  
 雖眇然在下譬之旱山之麓獨有潤澤能生榛楛  
 亦一說也二義雖皆通要之是詩既美其能受祖  
 則前說為長詩人謂瞻旱山之麓有榛似栗而小  
 楛似荆而赤濟濟可觀由山既旱至麓乃有潤澤  
 生物如此喻周家衰微至大王王季乃有豈弟樂  
 易之德所以干天之祿使周室浸盛誠不外於樂  
 易之德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秬鬯也以圭為柄以金  
 為勺外青金而中央朱此玉瓚之器也釀秬為酒

和以鬱金使之芬香條鬯此黃流之物也案  
 子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  
 圭瓚秬鬯之賜此章詩人以王季之受此賜為  
 祿之美故申言樂易君子宜福祿之所降謂有  
 以得此賜也

鳶悅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之飛以戾于天為得其性魚之躍以在深淵為  
 得其性樂易君子作成人材使之遂性猶魚川泳  
 而鳥雲飛蓋其樂易之德不拂人之性故能使之  
 各得其所也

清酒既載營息牲既備以享許以祀以介景福



清酒祭祀之玄酒也既載則已盛之尊中矣駢牲周所尚之牲也既備則備脂咸有矣以此而享祀其先祖則神之所報必助以大福此章詩人言大王王季有物以稱其德故祭則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報力矣

柞木之大者棫木之小者木無大小皆瑟然而茂密以人所爇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以喻大王王季有豈弟之德故神之勞相以福猶民之燎柞棫也

莫莫葛藟軌力施以于條枚回芒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二物皆緣木以生其延蔓于木之枝榦如子

孫之依賴乎先人之德澤此言大王王季有豈弟以承先祖之餘慶其求福也可謂不回邪矣福祿非可干求是詩始言干祿卒言求福皆本於豈弟則知大王王季本出於無心詩人原其所自故以干求為言耳是詩一章言有德以致周之盛二章言有德以得商之賜三章言有德以成人之才四章言祭則受福以有德也五章言神之所佑以有德也六章言承祖之休以有德也然則大王王季可謂能受祖矣是詩六章其二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也說者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是謂文王之所由以成其聖者以有內助也且既曰天性豈假人力使文王無賢內助則無以成其聖何其待聖人之淺也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妣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四章言文王德盛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皆謂由於內助也究其實而論之周姜大任世有賢德故天眷之是生聖子非既有文王由姜任之故而成

其聖也大明言大任生此文王蓋得此意文王既聖矣故儀刑大妣亦能繼姜任之賢為文王之助非文王之聖必得大妣而後成也是詩言文王刑于寡妻蓋得此意由是言之謂德有所由成者非至論也記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蓋古聖人不幸如舜父堯子豈能無憂是詩首言文王以大任為母以周姜為祖母而其配則大妣也亦可謂無憂矣若夫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殆為中主設非所以處文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許音則百斯男



思字雖詩人多以為語助然思有二訓如思皇多  
 士思無邪之類與是詩思齊思媚固當以為心之  
 所思也此詩陳文王之事首及大妣蓋與關雎同  
 意由關雎之說則文王所以能風天下者以有德  
 以儀刑大妣故大妣有不妬忌之行而天下化之  
 也由思齊之說則文王所以聖者以有德以儀刑  
 大妣故大妣既能思有以齊大任又能思有以順  
 大姜也齊與見賢思齊之意同媚與媚于天子之  
 意同大妣思齊大任者以大任為文王之賢母不  
 可忘也大妣思媚周姜者以周姜為京室之賢婦  
 不可忘也京室指岐周而言岐周自大王與大姜

聿來胥宇是大姜為周室賢婦之始也微音猶言  
 美聲也大妣既能思姜任故能繼嗣姜任之美聲  
 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之賢女得以進御以致文  
 王子孫衆多曰則百斯男舉成數而形容其衆多  
 也此章文體與豳七月言蟋蟀之章相似豳詩言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皆未及蟋蟀至十  
 月始言蟋蟀入我牀下此章言思齊大任文王之  
 母思媚周姜皆未及大妣至嗣微音始言大妣正  
 此類也詩人本言大妣故先思大任次思大姜先  
 其姑而後及祖姑推而上之也為婦人而言亦當  
 先其近者所謂內助者如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武王有天下始追王大王王季由文王之時言之則宗廟之中皆稱先公也文王之所為有以順先公之心故宗廟之神無有是怨者無有是恫者神無怨恫則有以寧神而祖考安樂之也刑法也文王之所為足以為天下夫婦兄弟之法故自儀刑寡妻以至兄弟則能齊其家矣能齊其家則治國平天下何不順之有寡妻猶言寡小君御猶御車御馬皆治之謂也所謂事神治人兩盡其道者如此說者曰毫髮不愧

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怨恫始可以刑寡妻此論尤足以見文王

雖容於雖容於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文王盛德之容在宮中有自然之和在宗廟有自然之敬其處不顯之地若有照臨其無厭射之意若有師保所謂盛德之容自彊不息者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遂也謂文王所養之至遂能然也戎猶言賊也疾猶言害也殄絕也烈光也假大也瑕玷也文王既有盛德故欲相賊害如崇侯之譖羗里之囚雖



不能殄絕之而文王益以光大無有瑕玷易所謂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者是也文王何以能  
 蒙難而德愈光大蓋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事雖  
 未嘗聞而自合於法人雖未嘗諫而自入於善由  
 天性而然非人謀所致也所謂德盛無缺從容中  
 道者如此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亦譽髦斯士

成人既冠之稱也小子童子之稱也文王能作成  
 人材遂致為成人者皆有其德為小子者皆進於  
 善由作詩之時視文王之人材可以謂之古之人  
 矣詩人因歎文王人材之無厭斁故能有聲譽為

俊髦之士也所謂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者如此詳  
 究五章所陳非聖人能之乎故曰所以聖也是詩

五章皆賦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王

此詩與緜相類疑出一手緜序言文王之興本由  
 大王故其詩言大王者詳言文王者略蓋詳其始  
 而略其終也此詩序言天監代殷及周之世德莫  
 若文王故其詩首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  
 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蓋略其  
 始而詳其終也緜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由得人



以輔翼而人自歸此詩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未  
 免於征伐然非黷武也恭行天罰而已且以舜為  
 帝之盛未免有三苗之征文王雖為王之顯豈能  
 免崇密之舉哉所貴乎帝王之師亦取其舞干羽  
 而有苗遂格是伐是肆四方以無拂耳雖不黷武  
 亦不忘兵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爰度洛上帝耆之憎其  
 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眷周也皇言天道之大也赫言天威  
 之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猶言不得乎天

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度猶言究極而度謀也耆  
 老也式用也廓大而無綱紀也宅定其所歸也六  
 哉天之主宰天下其照臨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  
 察視四方求民之所定以夏政不獲於天則以與  
 商商政不獲乎天則以與周所謂天難忱命靡常  
 也方天之欲與周也亦不苟然也維彼四方之國  
 咸究極而度謀之必俟其老而後決者蓋惡不可  
 稔善貴乎積彼四方之國所用者皆廓然無綱紀  
 天之所惡也是稔惡者也而西周累世脩德天乃  
 眷焉顧之定民所歸維周是與豈非積善之所致  
 哉以桀紂之不善桀在位五十二年紂在位三十



三年而後失之此上帝之老其惡也以文王之盛德詩人以虞芮質成爲受命是時年幾九十矣此上帝之老其善也凡今之人惡未即得禍善未即得福皆上帝者之也庸可忽而不思哉

作之屏

領必

之其蓄

吏側

其翳

計於

脩之平

之其灌

亂古

其樹

啓之辟

亦婢

之其檉

貞救

其楛

居羗

攘之剔

羊如

之剔

歷它

之其屨

其柘

章夜

帝遷明德

串古

夷載路

天立厥配

受命既

固

上章既言天惡四國而眷周此章遂言天之眷周自大王之治岐始也木立死者曰菑蔽覆於地曰翳故作拔而屏除之又木叢生曰灌行生曰樹故

脩理而平治之檉柳也可以固隄防楛櫝也可以爲鞭杖故啓辟其根株使之疏理檉柘皆桑屬可以爲弓材可以爲蠶食故攘剔其繁冗使之遂茂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如此大王之始治岐山既謂之天作則民之遷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串猶繩之串物然大王之治岐山實始開荒其初必道路艱棘不便於往來既施作屏脩平啓辟攘剔之功則道路平夷故來歸之民系道不絕如繩之串物皆在乎夷之路則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所謂從之者如歸市也漢書繼屬於道蓋本諸此左氏傳曰以塞夷庚杜氏謂夷庚吳



晉往來之要道此古以夷庚為道路之證也天之命周固欲德之能配也今大王仁人之稱既見之如歸市之民是天立大王為天之配而大王之受天命至是而始固矣由民言之曰帝遷由君言之曰天立然則文王之受命作周文王之民始附皆發祥於大王詩人之義前後相應可考也

帝省

昔井

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徒外

帝作邦作對自

大

秦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上章既言大王之治岐已足以得天此章遂言大伯王季能以友愛繼之使後世益大而有天下也

帝省視其山柞棫已拔擢而日加長松柏已悅澤而日益茂則培養之久為可知矣舉木而言則岐之民物薰染和氣游泳德澤莫不遂性故天心益眷直欲使有周作興其邦家作配於天命而有天下也於是又生大伯王季焉以繼大王之後大伯既能知天命之所在而遜其弟王季又能推因心之固有而友其兄所謂知天命之所在者以大伯知王季有聖子文王當有天下故遜其弟也所謂推因心之固有者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王季能因其良能良知而友其兄也蓋非王季之友不能成大伯之遜王季



雖知己有聖子不肯偃然自大於敬兄之實無一毫之愧故大伯至三以天下讓而後得免焉說者乃謂以大伯遜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是未能知大伯王季之心也使王季果有欲從兄見遜之意則大伯去之足矣何至自竄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復用則是王季誠心不敢當兄之遜故大伯亦誠心自棄於不可復用之地而後王季不得已而應之故能以此篤厚後人之福慶以此載錫後人之光顯使後人無喪失其天祿而遂奄有於天下也孔子美大伯為至德而不及王季者不特謂遜弟為難能蓋王季因心則友已歌於雅

而大伯之德民無得而稱故聖人表而出之

維此王季帝度

待洛

其心貊

武伯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

耻

施

改以于孫子

上章既言王季之友愛足以遺慶後人此章遂備

陳王季之德所以施子孫者未艾也度者忖度之

也王季因心之友愛人未必知之惟天能忖度而

知之耳詩人以其追其貊為北國先聖以蠻貊對

州里言之然則貊者北方遠夷之名也由其地之

荒遠無禮文之事故有靜意左傳樂記韓詩貊皆

作莫蓋莫有二音讀如字則訓定讀以貊則訓靜



故說者多以貊為靜為定且詩方言其德音則定  
 不足以形容之貊其德音謂以靜而養其令名也  
 經曰德音不瑕又曰德音孔昭皆令名之謂非若  
 後世以發號施令為德音也克明者自明其德也  
 若所謂在明明德是也克類者善足以及人也若  
 所謂其類維何是也克長則德可以長人矣克君  
 則德可以君國矣王此大邦者王季固已君此大  
 邦矣以王言者作詩時追稱之也克順者德足以  
 順人心所欲也克比者德足以為民所親比也民  
 心固無常既親比王季不庸遽釋又親比其子文  
 王則周之得民也至矣王季之德如此可謂無一

毫之悔吝王季雖未王天下然非當立而立亦既  
 受天之福而延及子孫矣宜後世承其遺休遂有

天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無然歆羨錢誕先登于岸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祖共恭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按葛祖旅以篤于周祐戶以對于天下

上章既言民親比于文王此章遂言文王急於濟  
 民之難以答民之望也畔援不正也歆羨多欲也  
 密人密須氏也阮共二邑也按止也祐福也文王  
 之心惟天知之故詩人舉天為言以為帝謂文王  
 非不正以旁求黨援非多欲以歆慕愛羨所大者



所先者急於濟民之難耳蓋密人之亂民罹其患  
 如人在風濤之中文王征伐非出私意將以登斯  
 民于岸也於是聲密人不恭之罪謂其敢抗拒我  
 周家之大邦自阮至于共文王赫然奮其威怒嚴  
 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遂定其亂可謂  
 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望矣或以岸為獄蓋  
 欲借岸為犴耳然岸水際也借為犴獄亦謂拯人  
 於囹圄如涉者之登岸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良居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淺息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天下然非當立而立亦

上章既言文王能一怒以安民此章遂言文王征  
 伐不暴其民而民歸之也京謂周之都邑文王安  
 然依馮京都以為根本興師自阮疆而伐密凡師  
 無鍾鼓曰侵彼密人之來侵固無鍾鼓故文王亦  
 靜以伐之方其出師文王又能誓于眾士曰我當  
 陟高岡以望爾無矢于陵蓋陵即我之阿也無飲  
 于泉蓋泉即我之池也文王以天下為度視敵人  
 之陵阿泉水皆猶吾地也豈忍使之肆為蹂踐可  
 謂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矣文王既克密於是相其  
 蕃鮮之原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初營程邑後竟  
 徙豐皆一時之事也文王之師既能安民故民之



從之不止岐邑也萬邦由是皆向之下民由是皆歸之則文王之王業既成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鉤古侯與爾臨衝昌容以伐崇墉容

上章既言文王因伐密而得民此章遂言文王之

心不自滿假此心亦天之所知故詩人以帝謂予

懷言之其曰予懷者謂天眷眷不忘也常人之心

於戰勝民歸之後必志滿意得厭常喜異惟文王

之德純亦不已不以聲音笑貌而自矜記所謂聲

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變

革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文王豈有是哉

以字不必訓與如安以樂怨以怒之類古文之體

多然也文王既不自矜不自異故能去其識知一

循天理凡天之所欲者皆天理也順天之則而無

一毫自私之見所以因天之欲而詢民之仇同兄

弟之國脩攻伐之具為伐崇之舉也蓋崇侯嘗譖

文王矣使文王懷自私之見必以人謂我報己怨

為疑而不果伐矣彼崇侯者既敢於誣聖人則其

有為於國敢行暴虐可想而知是所謂民之仇也

湯征自葛始亦豈以己嘗遺之牛羊嘗使亳眾為

之耕而終不祀遂以私喜怒加之兵也正以仇餉



之故為匹夫匹婦復讎耳湯文王之心一也湯之奉若天命即文王順帝之則也鉤者以鉤著於城援者以梯援而登臨者在上臨下衝者從旁衝突皆攻城之器與車也崇墉崇國之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信連連攸馘古獲安安是類

是禡馬嫁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弗崇墉仡

仡乙魚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上章既言文王順天而伐崇此章遂言伐崇不為暴急罪人斯得而天下咸服也閑閑謂攻城之車徐緩而不迫言言謂守城之人喧啾而甚懼執所生得而評之連連而相屬馘取其左耳而獻之安

安而不暴詩人形容伐崇之師氣象如此文王方且於出征之際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告之神明而伐之示無私也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以攻之甚緩誅之不暴蓋不忍毒民於鋒鏑欲因是而致其自至使之自附以示四方莫敢侮予而已及其負固不服於是復伐之我之臨衝則第第而盛彼之崇墉則仡仡而壯可謂勍敵矣疑若未易取也然薄伐縱攻遽絕其命忽焉而亡豈非天相之歟不然何以四方咸服無有敢拂吾意者此之謂因壘而降也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



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皆史氏文勝之言非本詩人之意姑存之是詩八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三 父且蓋階人與萬物同受天

正大雅 警曰謝天此萬物父母卦入逸齋之靈直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固自本意都平樂齊之豈不野亦問也

文王得民久矣此言民始附文王得天久矣此又言受命何也蓋前日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得民之心也至是趨其力役故謂之始附前日虞芮質厥成而諸侯歸是天命也至是民樂其德而自附亦天命也故文王之篇與靈臺皆謂之受命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



民借樂故能樂也又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  
 乎孟子所謂方七十里其中徑十里有餘耳疑即  
 此詩所謂靈囿也文王有靈德而臺曰靈臺囿曰  
 靈囿沼曰靈沼孟子以為民謂之靈豈無其義然  
 語齊梁之君則曰與民借樂與民同之雖若姑以  
 淺近言之然謂民則以為靈君則與之同曰靈曰  
 同二字固自有深意惜乎梁齊之君不復有問故  
 孟子亦未暇究其說耳是說也與泰誓中庸之言  
 合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謂人與萬物同受天

地之靈而人為之最元后與民同受天地之靈而  
 元后為之最故元后與天地同稱父母謂與天地  
 同其功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  
 參文王與始附之民囿囿之物同此一靈文王有  
 元后之聰明故其靈德足以及民與物是與天地  
 同其功也文王之所謂靈即中庸所謂至誠也文  
 王有靈德盡已之性也與民樂之盡人之性也以  
 及鳥獸昆蟲盡物之性也夫以文王之為君經始  
 靈臺則庶民子來在靈囿則麀鹿攸伏白鳥翯翯  
 在靈沼則於物魚躍作樂於辟廡則鼉鼓逢逢而



應誠之所格民物感動捷於影響非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不足以盡之說者或以靈為如神靈之所為或以為靈之言善也曰神曰善蓋亦近之以文王動化感格之妙可以謂之神矣以文王與民物同其樂可以謂之善矣亦與泰誓中庸之旨無異不若孟子謂而民懽樂之謂其臺沼曰靈與序詩者所謂而民樂其有靈德尤為脗合也說王制者曰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說祭統者曰昆蟲溫生寒死蓋指凡能蟄之蟲言之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庶民子來

經度之也營表之也四方而高曰臺攻作也亟急也子來猶子為父來也文王之靈德遂民之性也久矣一旦經始此臺民歡趨之競力攻作不終日而成之詩人原文王愛民之心故以戒其勿亟為言本斯民懽樂之意故以為如子之從父也  
 王在靈囿又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直白鳥嚮嚮戶王在靈沼於物刃魚躍  
 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雖陳文王之靈德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囿以養鳥獸之屬沼以養魚鼈之屬養之雖在囿與沼而使之遂性者靈德也鹿牝曰麇



濯濯肥澤貌騶騶飛翔貌於物者歎其充滿也鹿則伏而孕育者濯濯而肥澤鳥則潔白而飛翔者騶騶而自適魚則充滿于沼者跳躍而得所古者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蓋如此也

虞巨業維縱七賁扶鼓維鏞容於鳥下論鼓鍾於樂辟靡

枹者為虞橫者為枹業大版也縱崇牙也大鼓曰賁大鍾為鏞於論者歎其討論鍾鼓之義使得倫理也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靡為可樂也昔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為先故文王亦論樂於

學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靡徒鼉何鼓逢逢薄蒙紅瞍蘇奏公

申言論樂於學者述民情之至樂也以樂教國子而民樂之何也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僖公一能脩泮宮而國人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是孰使之然哉鼉水畜也樂作於辟靡鼉聞之而亦樂逢逢然和鳴以應之非樂能感之靈德實感之也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工師專於聽故以鼉鳴為樂之所感而奏其事焉亦猶簫韶既作夔奏百獸率舞也後世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聲音之妙多能感物則樂作而鼉



鳴何疑之有說者至謂以鼉魚之皮為鼓且以上  
 林賦擊鳴鼉之鼓為證蓋考之不精也夫所謂鳴  
 鼉之鼓言鼓之聲如鼉之鳴耳後之詩人以龍笛  
 配鼉鼓皆謂其聲相似也必欲以鼉皮為鼓則龍  
 笛當以龍骨為之矣況詩人已兩言鼓鍾不應又  
 言鼓也說者又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  
 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疑文王用天子之制殆非也  
 蓋辟廱之名始於文王謂其水旋如辟之形廱者  
 澤也文王於此作樂以教國子及武王都鎬亦取  
 此以為學之名所謂鎬京辟廱是也其後遂定為  
 天子學之名而諸侯謂之泮宮也靈臺之名亦始

於文王文王作臺以望氛祲察民俗後世有慕其  
 名而為之者如左氏傳言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  
 諸靈臺杜預以為周之故臺前漢書言武帝時河  
 間獻王對三雍宮謂辟廱靈臺明堂是也文王既  
 追稱王其後遂定為天子之臺諸侯不敢用其名  
 故謂之觀臺也鄭氏謂三靈辟廱皆在郊而異處  
 蔡邕盧植穎子容謂一處而異名以孟子所言圉  
 方七十里則四者在郊而異處理若可信彼謂一  
 處而異名者抑何其小也至莊周謂文王有辟廱  
 之樂說者遂指為樂名則併與虞舜命夔典樂教  
 胄子之書亦不之信矣其可哉是詩四章皆賦也



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文義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中庸固言之而詩有繼  
文繼伐二篇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  
皆有文德而武王以武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  
謂文王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卒其事也言文德則  
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  
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文王既以文而受天命武  
王又以武而受天命是復受命也文王之功至武  
王而益顯是昭先人之功也文王有德有功武王  
亦以德而成功與文王同其聖故序詩者於文王

曰所以聖於武王曰有聖德三百篇之序惟文武  
二君加以聖之一字惟周公言不失其聖筆削之  
嚴殆出於脩春秋之手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謂三后文德在先武王武功在後也或  
曰以三后在天為上而武王則在下也既曰下武  
維周則指周家而言當以前說為是蓋武當為武  
功不當為武王也合三后武王而言之則曰世有  
哲王分而言之則在天而有德者為三后在京而  
有德足以配之者武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武王有德以配在天之三后是周家世世有德也  
 於世德之中作而求之皆足以配天而受命謂三  
 后有德以配天於前武王有德以配天於後故曰  
 永謂周之配天甚久也三后之德信於民亦久矣  
 武王又能繼之而民益信故曰成謂成王者之信  
 無有不服者矣與無思不服同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則天下皆來取法焉所法  
 者何以其孝也文王有為世子之孝故武王亦有  
 善繼述之孝乃思嗣其先人且根於所性非勉強  
 而為之也以其思之無窮故曰永以其根於所性

故曰則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性所有也說  
 者以則為法上既言下土之式矣不應復言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順也服事也侯有三訓曰諸侯也曰維也曰美  
 也此當訓美一人謂文王也首章主於作配故併  
 及三后此章主於孝思故專言文王皆為武王而  
 言也小宛為後世而言故以文武為二人此詩為  
 武王而言故以文王為一人謂武王之孝思乃順  
 文王之所為應其美而順其德此孝思所以無窮  
 足以明武王繼嗣文王之事於天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許猶與也繩猶繼也武迹也祐福也武王繼嗣之事既昭明於天下此天下之人所以皆來許與武王謂其果能繼祖先之迹為燭家萬年無窮之福也福出於天而人許之天人同心也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天與福於上四方來賀於下所謂天人同心者如此四方諸侯既皆來賀則是心悅而誠服宜其助周之心萬斯年而不替也故曰不遐有佐謂豈不遠有佐助也周末秦彊天子致胙諸侯皆賀事類而實不同蓋周以德故天福不期至而自至諸侯賀之亦懷其德也秦以力故天王不得已致胙諸

侯賀之亦畏其力也此周所以世三十而諸侯不叛秦二世諸侯共起而亡之歟是詩六章皆賦也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文王征伐不特崇國也此詩為武王都鎬京而作以為繼文王豐水之舉蓋文王伐崇之後乃作邑于豐武王伐商之後遂遷鎬京就文王征伐而言之莫大於伐崇而武王之克商可謂因文王之聲而廣之而文王之征伐所未及為者武王卒能之也因美作都而推言征伐故曰繼伐也此章詩前四章言文王後四章言武王皆曰烝哉蓋烝衆也謂可為衆之君也傳以君為能羣義亦若此



其可繼文王有可繼之道故曰王后皇有天下之稱武王既有天下故曰皇王辟亦君也有行法治人之義故武王又曰維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通述也駿大也聲謂聲聞寧謂安民成謂成功皆指文王伐崇之事謂文王伐崇所以有聲聞之著者以其非出私意志在安民而已故能有成功也文王之聲聞可述而大之文王之安民可述而求之文王之成功可述而觀之所謂文王能盡君道者如此也聲聞在外故當述而大之厥寧在志故

當述而求之成功已顯故當述而觀之詩人立言誠不苟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上章既言文王有成功此章遂言文王之武功在於伐崇與作豐也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之受命故於伐崇之功亦謂之受命也文王非特以文德顯伐崇之舉乃文王之武功可謂文武兩盡功德並隆矣伐崇之後遂徙都豐蓋非崇侯之降則豐不可作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

築城伊浹域況作豐伊匹匪棘居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



上章既言功成而徙都此章遂言作豐之事匹配也棘急也案周官匠人云成間有泲泲內之地其方十里築城既視泲之廣則作豐之邑宜亦配其泲不過十里也文王作豐之時紂既在上不欲侈大其城邑故以十里為制然文王此舉非急成己之欲也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耳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故曰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直維豐之垣表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濯言光大也翰幹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天子諸侯之通稱也詩人謂文王浸以光大以作

豐之都城也文王為天下所歸四方無不至矣此有都城為之翰則不足以守其國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故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壁皇王烝哉

此章言豐水東注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爾因作鎬京而思禹功蓋非禹昔能治之使豐水東注於鎬則鎬不可為都矣作鎬乃在克商之後蓋豐之為邑僅十里爾不足為天子之都故述文王作豐之意而作鎬謂之京師然後能受四方之歸而行法以治之故曰皇王維辟此



武王之盡君道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武王作鎬既足以受四方之歸矣及四方之人來  
 至鎬京樂辟靡之學善教養人才於是又心悅而  
 誠服也故曰無思不服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心也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武王述  
 文王作豐之舉而作鎬已足以動四方之觀聽然  
 未若述文王辟靡之教養更足以致四方之心服  
 則學校之於天下國家顧不重哉此亦武王之盡  
 君道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此章言武王居是鎬京而安且樂蓋其始謀非出  
 於私意先稽考於卜筮龜既出吉兆以正之武王  
 乃築城邑而成之所以居之而安且樂也其後幽  
 王雖居鎬將不能以自樂詩人嘗思而刺之此亦  
 武王之盡君道也

豐水有芑起武王豈不仕詒以厥孫遜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  
 芑嘉穀也仕猶用也詒遺也孫順也燕居也翼輔  
 也此言武王既作辟靡於鎬京以養人材則前日  
 文王豐水辟靡所養之材已成如嘉穀者武王豈  
 不仕而用之言皆收用無遺也夫武王不遺豐水



之材可謂孫順之謀也以是謀而詒其子孫豈不  
足以獲其安輔之效哉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詩  
人指稱武王蓋亦作於武王之後也是詩八章皆  
賦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此章推尊后稷之功以配天故曰尊祖后稷之母  
姜姓嫄名炎帝之後也姜嫄之生后稷神靈甚異  
是天實生之以教民稼穡功及萬世故其後文王  
武王遂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及郊祀后  
稷以配天詩序與孝經之言相應信乎經聖人之

手也后稷堯所命之官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原生民如何克禋因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  
維后稷

生民謂周人之始與民之初生同意時是也是謂  
姜嫄之生后稷也姜嫄始無子故精意以享祀郊  
禱之神以弗除無子之災見巨人之迹焉人以爲  
上帝之足迹也姜嫄履之甚敏疾心歆慕之於是  
自加助養安止其居處果即有娠甚早而不遲遂  
生育后稷可謂神異矣巨迹之事學者多疑之竊  
以爲古者民未粒食民未知教自非上天降生聖



賢以任其事豈常人之所能邪既曰天命則生而  
 神靈亦豈後世所得擬議邪符瑞之說固所不取  
 嘗以麟趾騶虞詳言之矣獨於稷契之生巨迹玄  
 鳥之事乃聖人存於經安得舍經而不信使后稷  
 之母無巨迹之異則是因禱而生何為是詩乃記  
 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之實使契之母無玄鳥之祥  
 何為後世頌之直以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詩  
 為配天而作玄鳥為祀高宗而作蓋用以告天地  
 祖宗詩人何敢誕妄將誰欺邪况后稷名曰棄契  
 謂之玄王義有可據而生民之雅玄鳥之頌聖人  
 之所存固不得而廢也魯頌言上帝是依正指帝

武之事商頌言帝立子生商正指玄鳥之事可謂  
 著明矣先儒有言天地之始何嘗有人則人固有  
 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此論太高遠故學  
 者亦未遽信竊謂後世因禱而生如尼丘之類固  
 多矣亦不可謂無人道而生當知聖賢之生出於  
 天命故神靈異於常人而去其無人道之說庶乎  
 通論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不圻不副乎無蓄災無害以

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字雖有別訓此詩人用之皆言其異也彌則過  
 於滿矣謂常人滿十月而生日后稷獨過之所以為



異也先生首生也達羊子也常人首生多留難后  
 稷之生如羊子之易所以為異也常人生子或有  
 坼副菑害之苦后稷之生皆無之所以為異也此  
 天欲顯赫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有以安  
 我乎豈不安我之禮祀乎何其安然生子若是其  
 異也寧康居皆當訓安

誕寘之隘於巷牛羊腓非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后稷之生有巨迹之事是以異之以為怪始置之  
 隘巷牛羊則動足以辟愛之又異而置之平林適  
 值伐木之人而收之又異而置之寒冰鳥則以翼

覆藉之鳥既去后稷呱呱而泣矣至是知天之所  
 生不可棄也苟無履巨迹之事則是因禱而得子  
 何為自疑其怪而棄之忍如此愈不近於人情矣  
 實覃實訐于厥聲載路誕寘蒲匭克岐克嶷魚以  
 就口食魚之荏甚而菽荏菽旆旆蒲禾役穰穰遂麻  
 麥孔蒙蒙瓜瓜瓞節嗶嗶孔  
 覃長也訐大也后稷為兒日漸長大其聲明暢聞  
 於滿路其所異者實始能匍匐即岐嶷如山之峻  
 茂始能就取口食而以種藝為戲其荏菽謂我菽  
 大豆則旆旆然而垂其禾役謂禾苗成列則穰穰  
 然而成麻麥則蒙蒙然而茂密瓜瓞則嗶嗶然而



多實謂能種藝五穀異於他人匍匐時也史記謂  
 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菽麻菽美蓋本諸此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之道第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  
 方實苞實種實徐秀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井實  
 粟即有邵他家室

相助也第治也黃茂者穀以黃為善也方房也苞  
 甲也種布也衰長也發始華也秀始穉也堅者其  
 實堅也好者其形好也穎垂末也粟不稗也異哉  
 后稷之為穡也雖天實生之而助之成者后稷也  
 故曰有相天之道或曰壤細則能保澤否則透風  
 不能生人力之助贊化育之一端也夫養稂莠者

害嘉穀始民未知第除其豐草也與之並生故穀  
 不美后稷始以除草為農事之先所以種之必至  
 黃茂也既言除草矣於是言播殖之次第房而甲  
 者漬其種也種而長者立其苗也華而穉則穀生  
 矣實而好則穀成矣垂而不稗則成而善矣此所  
 謂黃茂也后稷之治稼穡能相天如此故堯命之  
 以后稷之官而封於邵周始有家室矣史記曰及  
 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  
 法之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蓋本諸此  
 誕降嘉種維巨維乎維鄙糜門維起芭恒下古司鄧之  
 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芭是任子是負以歸肇兆祀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  
 稷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荅曰天雖至神未聞下  
 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  
 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然  
 則謂嘉種降於天古亦有是說孔氏所不信後世  
 賴以為證也后稷既為農師故降嘉種於民亦甚  
 異也秬黑黍也黍有一稔二米曰秠糜赤粱也粱  
 色之白者曰芑此四者乃穀之嘉而難成者但徧  
 也后稷教民播種有相之道故徧及於秬秠則既  
 獲而棲畝徧及於糜芑則肩任而背負言其獲之  
 多也以歸肇祀者后稷非特教民粒食嘉穀既成

於是又教民以黍稷稻粱為鬱鬯為粢盛以祀其  
 先人故曰肇祀以明后稷之前嘉種未分未必能  
 為鬱鬯為粢盛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或掄由或簸波或蹂柔釋之黍叟所烝之留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以較蒲未  
 載燔煩載烈以興嗣歲

我祀者周家之祀也后稷既教民肇祀而於周家  
 之祭祀則特異於民也春者納之曰也掄者抒而  
 出之也簸者揚其糠蹂者脫其穢浙之叟叟而有  
 聲炊之浮浮而有氣則其治黍稷稻粱也尤為精  
 詳后稷又謀之於眾惟之於心謂有國有家於祀



之大事禮貴其備固不止如庶民之用黍稷稻粱也於宗廟之祀則取蕭之香草合祭牲之脂熬之謂之升臭於道路之祀則取羝羊之體伏於較上以車轆之謂之犯較或傳之火而燔之或貫之火而烈之蓋以備薦俎凡此祭禮之縟者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后稷肇周家之祭祀豈止用於一時哉由后稷而下與來繼往皆不敢廢是則可美也鄭氏釋周禮云行山曰較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去

印五成盛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但都亶但都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乙許于今

印我也周公自謂也后稷雖肇祀而未及郊天之禮以非天子不可也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歸功之言以謂我今日之祭所以實菹醢于豆實大羹于登馨香始上達上帝已安饗者以后稷有功足以配天故也胡何也亶信也我以何德之馨香信能至是乎謂已不能至是也於是又推而言之曰自后稷之始制祭祀庶幾不獲罪於天不招於悔吝以至於今日此功豈可忘哉所謂推以配天者如此是詩八章皆賦也

行葦韋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說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疑此詩失先後之序非也竊以謂有致治者有保治者人倫正朝廷治天下被其化庶類蕃殖此周家致治之道固自有其序也及夫累世賢君發於中者無非愛見於外者無所薄則忠厚之化薰陶感格始及於人終及於物雖牛羊之牧宜無所愛惜亦知勿踐於行葦則仁及於草木矣當是之時夫何爲哉內則燕樂同姓外則尊事老成舊德之人不特養其口體而已又將乞其道德之言以爲持守之計此周家保治之道豈容輕議哉曰以成其福祿者蓋周家受天之福祿久矣至是則成而無缺也此

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至以介景福皆尊事黃耆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間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爲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甚順無不可者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甚爲著明或別行養老乞言之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章皆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說者謂勿踐行葦爲牧人之仁抑不知后稷之棄牛羊自知腓字亦豈牧人使之然哉



敦徒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聚貌謂叢生也行道閒也苞方抱擇也體方成  
形也泥泥柔澤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戒其無相  
遠也具爾猶言俱如此也詩人因見行道之葦不  
為牛羊所踐履故能方苞方體生意始遂維葉泥  
泥形色可愛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人之兄弟內  
心相親出於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  
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俱如此  
葦也國風刺平王終遠兄弟小雅刺幽王兄弟無  
胥遠戚戚安在哉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御

上章既言兄弟之不可相遠此章遂言陳設為燕  
射之禮序言九族詩止及兄弟舉其尤親者為言  
也與角弓同意既陳之筵又藉之以重席既受之  
几又有相續侍御之人為有老者與燕故禮意有  
加以安之也

或獻或酢才洗爵奠斝古醢他醢以薦或燔或炙嘉

殺脾婢臠渠或歌或嘏五  
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疇客客  
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醖商曰斝周曰爵欲酌則  
洗之卒飲則奠之爵斝畢陳言禮之盛也或曰儀



禮飲解者亦曰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醢肉汁也以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為名醢所以搗菹禮籩豆皆偶有醢必有菹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是也或燔其肉或炙其肝又有嘉穀用脾臠焉脾藏也說文曰土藏也臠函也說文曰函舌也亦以老者與燕故多用珍也或歌則比於琴瑟以弦和歌也或罍則徒擊鼓聲可罍也以見同姓之燕禮樂備舉如此

敦

雕下

弓既堅四鍬

侯

既鈞

規

舍

拾

矢既均序賓以

賢敦弓既句

立

既挾

協

四鍬四鍬

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弓畫弓也敦古雕字荀卿曰天子雕弓諸侯彤

弓大夫黑弓何休亦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王者與同姓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蓋矢名也上章言射弓矢貴於精良敦弓言材之堅四鍬言輕重之鈞舍矢既均則在位者皆射無不徧也射既徧則以中多者為賢下章言勝故記射者用弓矢之善既句則引滿也既挾則徧釋也四鍬如樹則四矢皆中在侯如植也四矢如植則以中而不驕者為賢蓋射以觀德不專主皮射中者德也不驕者德之盛也揖遜而升下而飲不以中病不中者況有老者與燕尤以不侮為賢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主如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  
來湯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二章所謂養老乞言之禮也燕與射則徧及在位者養老乞言則專為老者而設故於燕射之後特言曾孫維主曾孫成王也言成王行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禮其餘在燕者不與焉故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者說文曰醕厚酒也養老之酒厚於燕也酌以大斗者漢禮器制度注為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養老之器大於燕也以祈黃耆者祈求也下章皆乞言者之辭也謂黃耆之老面若凍梨背有鮐文壽之相也壽既如此必能有道以

引我於前有德以翼我於左右維壽考者之言可  
以致吉冀有以助我之大福也祺吉也介助也是  
詩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首章興也餘皆  
賦也

既醉大泰乎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孟下焉

此詩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也賓筵謂既醉  
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今與燕者既  
醉而無失德所謂既飽以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  
施氏而飽食我以禮也所謂飽德如此君子以成  
德為行醉而無失德幾於不為酒困即士君子之  
行可見也小序直謂之大平蓋非天下又安無可



治之事成王之君臣安能從容燕樂如此由朝廷之晏然知天下之無事故曰大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章言成王與羣臣燕樂禮不嫌於厚既醉人以酒矣醉而不及亂是又飽人以德也上之所施於下者如此故下之所以報上欲其萬年助以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此章言君臣之施報與上章同殽俎實也將奉持也祭畢則歸俎楚茨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

罰女以無穀然則有酒無穀所以罰也昭明明德也欲萬年永助明德之主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叔公尸嘉告

此章申言明德之美也融明之周也左氏曰明而未融朗明之充也洪範曰高明柔克令善也俶始也臣頌君之明周徧物情故曰融充大德性故曰朗欲善其終必善其始故曰令終有俶詩人善頌之意猶未足也於是又舉公尸告嘏之辭焉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章以下皆公尸所告之辭也籩豆之實皆潔清



而新美禮之備也同與祭者相檢攝以威儀敬之至也此言祭之日禮與敬無不足也祭之威儀若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

求位永錫爾類

時是也類善也此章申言敬之見於威儀者不特與祭者為然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謂嗣者君之嗣子也與祭者既能敬於先而嗣子舉奠於後其敬抑又甚焉孔時猶言甚是也則周家之致孝於鬼神可謂源源不竭矣宜其神永錫以善亦無已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若君子萬年永錫祚才眉

壺者內也祚福也眉子孫也此章申言神錫以善凡在室家之內者均受其慶不特一時為然祝君萬年永錫此福以及子孫也

其眉維何天被

皮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覆也僕屬也此章申言子孫均受其慶天之被覆以百祿不止於一時祝君萬年受天之天命僕屬而不絕矣

其僕維何釐

力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析也從隨也不曰士女而曰女士內外之序也不曰子孫而曰孫子似續之遠也易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先女而後男傳有言子又生



孫孫又生子亦謂似續之非一耳此章申言天命之僕屬在當時則祈之使有辨而女士皆盡其善在後世則隨之為無窮而孫子皆蒙其休凡公尸之告多祝頌之辭也是詩八章下章首句必貫上章之意與文王同皆賦也

鳧符鷺於守成也大秦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洛之也

既醉鳧鷺皆祭畢燕飲之詩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詩人託公尸告嘏以禱頌鳧鷺則詩人專美公尸之燕飲君臣相與燕樂既醉無失德善頌善禱祈國祚於萬年非天下無事朝廷晏然不能也

曰太平祭祀則盡禮敬之美燕樂則無沈湎之失故公尸樂之安然燕飲如鳧鷺之安於水以為成王當太平無事之時能持守如此則盈不至於溢成不至於虧公尸之安樂乃神祇祖考之安樂也故曰守成說者曰成之既難守亦不易又曰人苟不安神將何依得之矣

鳧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鷺鳧屬蒼頡解詁曰鷺鷗也爾雅曰鷗沈鳧也郭璞曰江東呼為鷗陸璣曰水鳥之謹愿者也涇水名也沙水旁也渚水中也溇水會也壘水絕也皆



鳧鷖性所安者詩人取以協韻非有他義來燕來寧在燕而甚安也公尸既安故爾其君以見親愛之意謂酒殺潔清而馨香神將以福祿來成言無所缺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于為

來燕來宜在燕而甚宜也爾酒既多猶言君子有酒多且有爾殽既嘉猶言物其有矣維其嘉矣福祿來為來助也

鳧鷖在渚與之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思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來燕來處在燕而久處也滑酋也脯乾肉也來下來也

鳧鷖在梁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宗尊也來燕來宗在燕而獨尊也尊者既安則福祿遂降矣既言來下又言攸降則福祿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壘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來止熏熏謂公尸在燕熏熏而和飲之旨酒則欣欣而樂奉之燔炙則芬芬而香公尸之燕飲和樂



如此則祝王無後日之艱難所謂福莫長於無禍也

也是詩五章皆興而賦之也

假格下

樂嘉成王也

假有二訓音嘏者大也音格者至也此詩繼既醉  
鳧鷖之後人則有士君子之行神則神祇祖考安  
樂為成王者可謂樂之至矣故詩人嘉之嘉亦美  
之至也若訓大固亦近之說者乃音嘏似非詩意  
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於孔子之孫皆以  
為嘉樂蓋見聖人所刪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  
故以為嘉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  
可證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此章嘉成王既享其至樂且有顯然令善之德宜  
天下之民所謂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也宜在位  
之人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也德之及人如此  
故能受天之祿也中庸以顯顯為憲憲繼之以有  
大德者必受命蓋以憲憲為大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于祿百福子孫千億

上章既嘉成王能受天祿此章遂言天之命周亦  
舊矣而成王德日益大足以及人故天保而安之  
右而助之然則成王之得天非始得之也蓋申重  
以命之也福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成王於至樂



之時以百順而千祿其求也亦異於人之求之矣  
故其慶流於後子孫至千億之多言本支之盛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不忘率由舊章

此章亦嘉成王也穆穆者敬而和也皇皇者美而  
大也宜君宜王者謂得君王之道也不愆言不敢  
過也不忘言不敢忽也率由者謂循舊章而行也  
舊章者先王之成憲也不愆者不敢過舊章也不  
忘者不敢忘舊章也惟其能循舊章所以能保治  
為可嘉也君王猶言王后皇王說者以為成王之  
子孫宜為諸侯宜為天子無不穆穆皇皇遵成王  
之治且君王既不可分為二而詩人方美成王有

流慶及子孫遽言子孫有穆穆皇皇之德遵成王  
之法豈理也哉成王方在位而曰舊章可乎下章  
率由羣匹為成王則此章率由舊章為成王明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此章嘉成王德盛形諸外而能不自滿也抑抑謙  
損也秩秩有常也匹耦也謂羣臣也羣臣之中有  
德可以為君之耦則非小臣矣詩人嘉成王見之  
於德容者抑抑而能謙見之於德言者秩秩而不  
變無有怨惡於人率循大臣之所輔道者而行之  
此所以能保至樂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此章嘉成王雖受福無窮而能頓網振紀以安庶位也蓋四方在外故特舉大綱而已大綱既舉故萬事之紀無不整理所謂之綱之紀則政之小大畢舉矣燕安也成王之政小大畢舉則羣臣皆得以安其職守羣臣之中有德可以為君之友則臣主俱賢矣說者以燕為燕飲頌言燕及皇天可以為燕飲乎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賣于位民之攸暨詩  
 此章嘉成王既能安庶位則外而百辟諸侯內而為卿為士皆知奉上媚順也百辟卿士之順其君豈務為容悅哉蓋夙夜匪懈勤於其職以此奉上

故天下之民皆得安土樂生故謂之攸暨也暨息也說者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所由休息也此論足以發明詩人之意是詩本四章今從文義當作六章皆賦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始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言公劉之治幽及成王將涖政召公又述周公七月之意作是詩以獻焉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止陳幽俗農桑之事足以致王業之



艱難且其詩為遭變而作而成王猶未即政不當有雅故繫之豳國風是詩所獻乃公劉厚民遷都之事周之王業由是而興而成王又將治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明周家以農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

亦廼疆廼積廼倉廼裹 果餼

侯糧 良 于橐 洛他 于橐 乃 思輯 集 用光 弓矢 斯張 干戈

咸揚爰方啓行  
篤厚也康安也場畔也疆界也積露積也倉廩藏也餼食也糧糗也小曰橐大曰囊干盾也戈戟也咸斧也揚鉞也言公劉之厚於民不敢以其居為

安也蓋自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不窋之孫也不敢以戎狄之居為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乃治其疆場乃聚其積倉為館糧之備置橐囊之間思輯祖業使之光大於是以器械自衛啓行遷于豳凡此皆以為民也然則不窋雖居戎狄非豳也其豳之近地乎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

他安

陟則在巘 魚 復降 在 原 何以 舟 之 維 王 及 瑤 遙 鞞 頂

琫 必 容 刀  
胥相也宣道也高山曰巘廣平曰原公劉始者來相豳之原以為可以致庶而且繁可以順其地之



宜可以道其水之勢必永無愁嘆之苦於是由原而升巘復降而在原言相視之審也舟者容刀之靴也刀為首則靴為下禮器彝皆有舟亦謂舟在下以載彝也維玉及瑤既為容刀之下飾故曰舟之鞞者鞞之下琫者鞞之上意鞞之上下亦飾以玉及瑤也以玉及瑤為飾佩服之貴者也公劉相民之居人見其佩服之貴謂以如是之佩服而陟巘降原甘其勞苦以厚於民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普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逝往也瞻視也溥廣也山脊曰岡高而且大曰京

公劉徧歷百泉則無所不往矣相視廣原則無所不觀矣因升彼南岡而見高大之山謂可以為大眾所居之野於是處處則處其居民也於是廬旅則廬其賓旅也廬則本為豳民猶後世所謂土著也旅則遷徙而至猶後世所謂流寓也於是施教令故曰言言於是議政事故曰語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言語語謂其申復不一也京大也師眾也後世始以名天子之都周之先世所謂曰嬪于京依其在京止言其大猶所謂大都大邑云爾及武王既有天下不改其舊曰王配于京曰鎬京辟靡及是始為天子之都名矣故春秋所書以王室



為京師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蹢蹢羊七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食嗣之飲於鳩之君之宗之

公劉既依此京以居於是與其臣民燕飲以樂之蹢蹢濟濟則禮容已有可觀者又使之設筵授八以安其耆老則臣民咸在為可知賓既登席依几矣主人乃命宰夫造其牧所執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雖立國之初禮從簡質而儉朴之俗後世無有也想其上下相親不啻家人父子既食之既飲之於是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於是立大宗

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春秋魯哀公四年晉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此楚假先王之制以行其詐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息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丹度待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公劉視幽之都既廣而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參之以高岡相其陰陽寒暖之宜觀其水泉灌溉之利立大國三軍之制以治兵為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既度其隰原以為田矣又度山西之夕陽



亦為之田以見人力有餘地無遺利也。豳人之居至是信無不荒治之矣。周家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副丁也。今言三單則已三萬七千五百人，不為少矣。凡周家軍制徹法蓋皆始於此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禾澗止旅迺密芮鞠六居之即。

此章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蓋以處新阡也。周官旅師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

之等說者謂新徙來者治有所求也，無使征役復之也。以地之媿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公劉於居豳，舊民既已授田矣，新徙至者則授之館，亂絕流也。迺鄉流也，已授館矣，於是涉渭之流取石以為厲，取鐵以為鍛，為新阡備器用以理其居止之基。其來者既眾而且，有言不勝其多也。故又左右夾其皇澗，鄉流迺其過澗，使之居止而所止之旅尚為稠密，鞠窮也。雖芮水之窮亦即而居焉。皇澗過澗說者以為澗名，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洧說者以為洧在豳地，窮洧之源不足以容新阡。



則豳日益大而公劉之德為民所歸周之王業方與未艾此其所以為大雅歟旅既以賓為義此詩上章言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戶也今已為舊民矣卒章言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故謂之新既焉周官遺人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皆所以待行旅此詩上章言廬卒章言館雖未有地里之異而所以待行旅之意則同也周官豈亦采先世之名而又分遠近歟周官新既授地之法與舊民同此詩言其居止不言授地周官言其授地不言居止信乎六經相為表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洞迥下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周公戒成王之詩多矣序不復著其人蓋不勝也召公止作三詩然公劉言民事洞酌言奉天卷阿言用賢王政之大固無出是三者戒之之意不其深乎然是詩止言行潦至微可以供祭祀之用豈弟君子可以為斯民之主初不明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而序詩者發之蓋召公之言誠非淺近序詩者得召公進戒之深意乃能發明微旨於言外然則作詩者之意序詩者之言皆未易以淺近論也

洞酌彼行潦老挹彼注茲可以飭甫饕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雷豈



弟君子民之攸歸洄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

古愛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洄遠也餼餽也濯與漑皆洗滌也行潦易得之水  
遠而取之貴其潔也挹而注之致其嚴也可以餼  
粢盛可以濯尊壘可以漑釜鬻物至薄而用可重  
禮不足而敬有餘以是而祭何為天遂親而饗之  
以主祭者有道德故也道德孰見哉天之視聽蓋  
在乎民王者能以樂易為心視民如赤子有父母  
之慈愛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且安土樂生不知  
帝力何有於我若是則王者之道德殆不可以名  
狀獨天能知之耳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如

此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子曰我祭則受  
福蓋得其道其是之謂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權下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  
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  
儉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使人主  
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  
靜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脉為國家  
之福在成王持守之時尤當知此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回風也自南長養之方也



人主能虚心屈體如卷然之阿有以容之故吉士  
 有溫厚之德如自南之風飄回而入王與之處薰  
 炙漸染充其德性亦如南風之長養也召公以成  
 王為豈弟蓋人主以樂易為善故也召公既指卷  
 阿為喻遂稱成王為豈弟君子而告之曰今日來  
 從王游來歌其事正欲矢陳其善言也其進戒之  
 意可謂緩而不迫矣其詩首言來游來歌卒言維  
 以遂歌與臯陶賡歌之意同也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由在矣

伴與閒暇貌優游自得貌彌充也酋終也召公爾

其君蓋親之也謂成王游於巖廊則甚閒暇休於  
 法宮則甚自得當是時也夫何為哉誠能使德性  
 日充則周家自先公積累之業必能似續而終成  
 之不言先王而言先公蓋周之王業實始於先公  
 也

爾土宇板符取板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取大也章顯也成王承文武之緒土宇日大而顯  
 其基業可謂不薄矣使德性日充則可為宗廟社  
 稷之主矣蓋神依人者也人苟不安神將疇依故  
 曰主也



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第除舊更新之謂也純備而不駁之謂也康安也嘏福也周受天命至成王已累世可謂長矣成王有持守之道則除舊更新之祿至成王又為甚安矣誠能使德性日充則所享之純嘏自常久而不已也

有馮冰符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

綱

上二章但言德性不可不充蓋戒成王以求賢自

輔也此二章遂言成王用人之效有馮有翼吉士之才也有孝有德吉士之行也王既賴之以引其前以翼其左右則身無過舉故樂易在上足以為天下之法則也故曰四方為則顒顒印圭璋成王德容之盛也令聞令望成王德名之美也王既賴吉士之輔翼養成其德表裏相副則樂易在上足以為四方之綱領也故曰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翾翾會呼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此二章言吉士之得君也鳳凰靈物也出則為世



瑞故以喻吉士吉人也翩翩羽聲也亦集爰止謂  
 集於所止喻吉士之安其職守也安職守者藹藹  
 而盛則能不負王之任使皆知自盡以奉上故曰  
 順于天子亦傳于天謂飛而戾天喻吉人之在高  
 位也在高位者藹藹而盛則能宣布王之命令必  
 使膏澤下於民故曰順于庶人順于天子則君心  
 嚮之順于庶人則民心歸之吉士之仕於王朝顧  
 不樂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

孔萋  
西萋

此章戒成王以吉士之仕於時如鳳凰之鳴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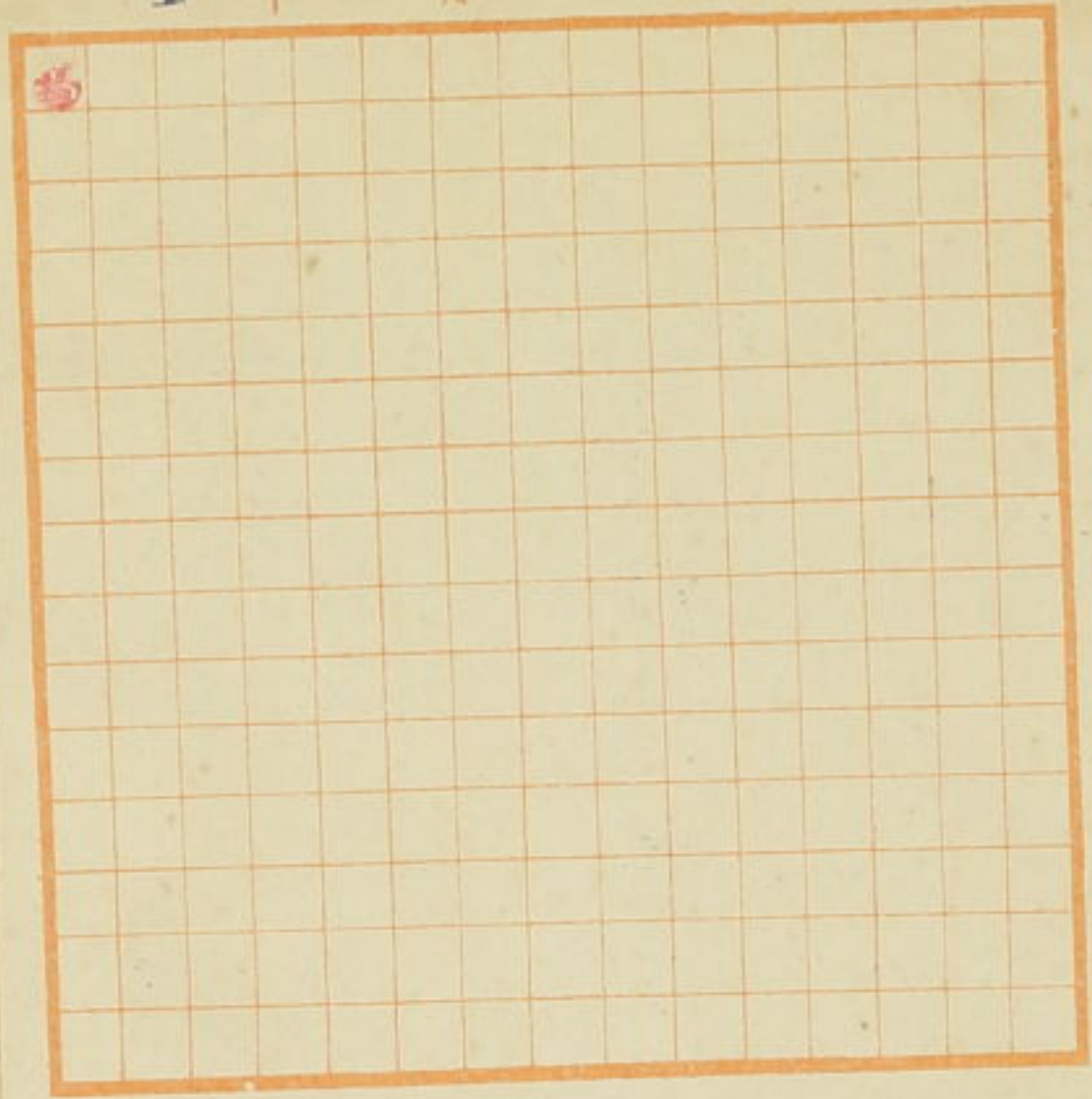
高岡之梧桐言成王當處之得其地待之有其禮  
 而後可也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非有萋萋萋萋之  
 桐安有萋萋喈喈之鳳蓋山東曰朝陽亦顯地也  
 梧桐生於此雅宜於鳳與所謂鳥則擇木之意同  
 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此章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之意不宜少解王之車  
 非不庶而且多王之馬非不閑而且馳何憚而不  
 廣求吉士以此車馬錫之召公所陳之詩亦既諄  
 復矣猶曰矢詩不多維以遂其欲歌之事而已蓋



4年6月



其進戒之心為甚切故言雖足而意未足此其所  
以為賢歟是詩十章首章及七章八章九章皆比  
而賦之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技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賦', '比', '興', '詩', '補', '傳', '卷', '第', '二', '十', '三']*



